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二十五回 呼延慶擒妖得偶 守信偷祭鐵丘墳

悲秋應似抵傷春，屈宋當年並楚臣。 何日相逢好時節，只將惆悵材詞人。

話說守信帶同子姪呼延龍、呼延豹、呼延慶，那日過了潼關，如今又走近祝家莊了。延慶道：「咦！前面這許多人，在那裡則甚？」延慶在馬上一陪問來，聽人說道：「那莊裡出了個妖怪，不知何日得能太平哩！」延慶聽說，跳下馬來，飛奔前去。延龍也就追到樹邊來看。

那眾人道：「啊呀！你們這兩個小官人，好不知厲害！那妖怪是要傷人的，還不走過些兒。」道猶未了，忽起一陣怪風，吹得那些人跌的跌、倒的倒，延龍也就閃過一邊。那曉得這延慶還在河邊細看，誰知那河裡忽然波翻水沸，起了極大的浪來。眾人正在看這河裡，不想從波浪裡邊跳出一件怪物。嚇得這些人兒魂魄都沒有了。延慶就在腰間拔出那兩柄銅錘，趕將上來。那怪物口裡吐出火燄，在河邊上飛來舞去。呼延慶架起銅錘，在那裡東追西趕，引得村莊上男男女女，都來看這小孩子與那妖怪戰鬥。那祝家莊上的祝有道同了祝麟、祝鳳，都來看門，祝太公一望，就說道：「好個小英雄，果然厲害！這個少年不知誰家之子？若能除此此妖，老漢就要招他做女婿了。」

那太公正在自言自語，忽眾人一齊拍起手來，喊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這兩錘打得好厲害。」大家擁到河邊，看那什麼怪物。眾人道：「呀，啐！這是一條舊槍。」那延慶拾起槍來，用力使舞，眾人道：「使得好！連使槍的人也看不出，真正使得是神槍，與眾不同的。」那些看使槍的，稱贊個不了。延慶也使得越發高興。祝太公同了兩個兒子在馬上喊道：「小將軍請了，老漢特來相屈，到舍下奉茶。」延慶收了這槍，回頭一看，見是那老頭兒叫喚，也便應聲道：「老丈請了。」太公道：「屈將軍到莊上用茶。」延慶道：「多謝老丈，不消了。」太公道：「老漢特來相請，要實些兒。」

延慶同了太公來到莊子上，太公挽了延慶，到廳裡相見坐下。太公道：「將軍府居那裡？」延慶道：「小生從西番進寶，在此經過，聽說這裡拿妖，所以小生來看。不想倒得了一桿古槍。」太公道：「這是天賜的神槍，可知將軍洪福不小哩。請教上姓？」小生姓趙名龍。」太公道：「老雙有一個叫順姣的女兒，今年才得十二歲，日日弄弄雙刀槍棍，兩個小兒也是這般的。今日老漢看你的槍法恰好，老漢要把小女與將軍為室。」延慶道：「老丈差矣，小生乃過路的，豈可把令愛的終身大事輕許？這話卻是不便領教的。」太公道：「呀！老漢因女兒最喜舞刀弄槍，今日見你除妖的時候，又得了神槍，為此老漢將小女配你，何必推卻。」太公就吩咐請了兩位官人，同了小姐，一齊出來相見。

那祝麟、祝鳳、祝順姣到了廳上，太公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，你們見了禮。」太公又道：「賢婿，如今是天緣已定了。」延慶道：「承岳父大恩，叫小婿何由答報，既如此，岳父請上，待小婿就此拜別，到京進寶之後，回來再與岳父細談。」太公道：「賢婿既匆匆要走，老漢也不苦留，如此靜候便了。」延慶別了太公，上馬就走。

流星趕月，不覺已到京都。且問那牛總兵府上，好把這封書信送去。延慶道：「咦，這是總兵府了。」延慶踱到府門，說道：「門上那個在？」牛文道：「你們那個在此大驚小怪？」延慶道：「俺從西番到此，有書面呈夫人的。」牛文看他野頭野腦，也不細問他了。領了延慶，一直到了後堂，稟道：「有一位西番來投書的，他說要當面呈的，故此煩姐姐們通報一聲。」那丫環把這話兒轉稟夫人，道：「既西番有書到來，經帶他進來而呈便了。」那內侍來到後堂，說道：「夫人請西番來下書的進去。」

延慶隨了內侍，來到裡邊。夫人拆書細細看完，說道：「不想你家如此大變，若說要到墳上一拜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如何是好？我想這事斷不可行。古人說得好：人防虎，虎防人。龐家既與你們做這大大的對頭，況又曉得你爹爹、叔叔逃在外面。尚在四處緝訪，豈有墳上不差人巡查的？倘然被他們知覺，弄出事來，干係不小哩！」延慶道：「姑母的話，句句都是金玉之言，但是此來，特為到墳上一拜。」夫人道：「既你這般說一定要去，也只好改裝。」延慶道：「姑母說改裝，這是絕妙的好計。如今倒扮個乞兒，只要到得墳前拜了一拜，也就是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到使得。」延慶就裝了個乞兒，出了牛府的後門。

一路行來，不覺前面已是呼王墳了。延慶走到墳前一看，呀！好奇怪，倒有幾個官兒坐下，這是什麼緣故？莫非他先曉得俺今日要來的了不要管他，且硬了頭皮闖到墳上，看他如何！延慶闖上墳來，那看守呼王墳的校尉喝道：「呔！你這化子好不乖巧。這呼王墳是龐貴妃娘娘差咱們在這裡看守，你要上去則麼？」延慶道：「俺是討飯的，一路來沒個地方歇息，看這墳裡倒有幾株大樹，要求老爺們行個方便，俺在樹蔭下歇息一刻，弄一點東西吃了就去的。」校尉道：「也罷！讓他進去歇息一會兒罷。」

延慶、延龍背了筐兒，到了墳上，看見立的石碑上，上寫：「奉旨剿除反賊呼必顯獄囚墳」。那曉得延慶、延龍把這石碑打了兩段，口口聲聲罵龐妃：「這淫婦少不得死在俺手裡！」延慶弟兄正罵得高興，外面的監守道：「這兩個化子為什麼還不出去？天色差不多要晚了，咱們進去趕他們走罷。呔！你這化子，好沒分曉，天色晚了，你還不去！不要嚕嗦，快些走你的路！」那延慶、延龍竟乘此去了。

那監守的叫道：「不好了！那墳上的石碑跌做兩塊，墳的還燒了紙灰，咱家的干係非同小可，這樁事兒怎了？」那都監道：「你們不要多講，快些上了牲口，追那化子去！」那些監軍四面追尋。

這延慶弟兄還是慢慢的走。監守的飛奔到來喊道：「呔！你這化子，想往那裡走？」伸手想要擒住他。誰知延慶拔出錘來亂打，監軍沒有防備，只得虛張聲勢。那延慶一面將雙錘亂打，一面原想逃脫，那知正巧旁邊一個坑池，延慶跌下這池，扒不上來。這些監軍也恨他不過，一齊圍攏，用套索拴住。

不知以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